

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

蘆泉劉績編註

紀

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其地在東莞劇縣本在東海贛

榆縣紀章城

今屬淮安府海州

後遷北海劇縣漢志有紀亭

紀訛爲劇在青丘臨胸

胸東

胸音

壽光縣西故魯連

曰胸劇之人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有紀

城內有臺旁有劇南城卽漢縣也爲齊滅

庚申德

二年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綸音傳  
作裂綸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穀梁曰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

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

之也

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傳列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

以國氏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及曰

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

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

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

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註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猶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緌也

○公羊曰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婿

禮不稱主人

為養廉遠耻也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

窮故自命凡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

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禮所以必親迎者宗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始不

親迎昉於此乎

昉適也齊人語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乙丑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歸于紀非禮之常且其賢

于宗國不與婦俱行今始歸于紀非禮之常且其賢可以厲婦行故錄其本變例而特書之穀梁曰其不

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甲戌桓五年 ○夏齊侯傳鄭伯莊如紀

夏亦月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乙亥桓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公左 ○冬紀侯來

朝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冬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魯紀侯盟于

黃紀地後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時二公子

公奔齊齊欲納惠公

戊子莊○齊師遷紀邾鄆齊欲滅紀故遷三邑之

元年東莞臨胸縣東南鄆音弦在北海都昌縣西有營城

鄆音吾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青州府安立縣西南

六十里有鄆城胡氏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

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強暴用衆以迫之爲

已屬也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庚寅莊三年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紀季紀侯弟鄒戶圭反紀邑也在齊國東

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鄒爲齊附庸以冬公次于

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公殺作卽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謂冬

公次于滑。將會鄭伯。子儀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公

在滑故凡師一宿爲舍。止而舍息也。再宿爲信。再宿得相

過信爲次。次止也。有畏也。欲

○公羊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曾子白請後五

廟以存姑姊妹服罪謂紀先祖譜齊其事見後曾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

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後五廟者諸侯五廟紀季知齊將滅紀祀故以先事齊為附庸請奉紀祀以

全宗親令外出女有所歸不言存男子冬公次于者蓋紀先祖有罪其子孫不敢請款也

即其言次于即何次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辛卯莊四年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子儀

遇于垂謀取紀紀侯大去其國大者如大還大歸甚之之辭也六月乙

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



難也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

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

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

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夷王而烹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

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

分焉。師之其半者之辭。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襄公言已死可以當

齊師半故為吉。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

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白不可。國何以可？國君

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

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

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言今紀無罪

成之豈非怒其先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

必誅，必無紀者。無紀國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

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

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

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

也。會聚猶會同也。言諸侯必有朝聘會同禮，其辭

齊紀先君仇饋往來不可稱，是無斷說廢會聚朝

其今之子孫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得

如此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緣恩疾者苛也疾惡也言時無天子方伯既不能誅紀罪則

齊將如之何緣以先祖之恩雖惡紀滅其國亦可也蓋許齊爲復讎也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

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徒生也無此復讎也

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

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

將葬之也

○穀梁曰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

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註禮諸侯絕傍蕃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

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巳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鄭

四年紀侯去國叔姬

至此始歸于鄭者紀侯方卒也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公羊曰其言歸于鄭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因亡矣

徒歸于叔爾也

丙辰莊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丁巳莊

○夏師次于成

傳無師字

秋七月齊人桓

降

鄭

鄭紀附庸國鄭氏曰姜姓齊大公枝孫封于鄭今密州有鄭城杜云東平無盭縣東北有鄭城八

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氏曰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鄭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廢

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秋七月齊人降障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公羊曰鄭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也叔

爾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終

春秋左傳類解首卷之十

蘆泉劉績編註

莒

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安立縣猶有渠立亭

己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

漢志莒姓少昊之後

世本曰自紀公以下爲己姓按文七年傳曰穆伯娶于莒戴己生文伯計己姓己父非始紀公也鄭語以祝融後曹姓鄭莒註又以爲己姓昆吾之別封未詳其地漢城陽郡莒縣莒

夷君無諡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公始見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爲楚滅漢恣通三十世爲楚滅

庚申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父姜姓小國炎

有向城弗地曰入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音旋

甲寅莊二十七年逆則稱女○莒慶來逆叔姬叔姬莊公文稱字者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

逆則稱女尊卑別也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

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內謂

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義未安

紀公名庶其文十八年賦



壬子文

○莒弒其君庶其

先儒疑以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

奔指國語亦作大子僕殺紀公經不書子弒父其義與弒莒州同詳見下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達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經不書僕來奔

公問

其故李文子使大史克對

即里克

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則法也謂行合法而可以人法也德即孝敬忠信類如動容周旋中禮乃盛德之至也食音似

養也言法以觀其人之德有德則任之以事事治則考覈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引此以明善則用

之包下文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

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毀壞也賊害也掩匿也藏隱物之名猶今之賊竊主也盜謂取

非所有也姦惡也魯語作用執之財為姦蓋本惡物而用之亦惡人也主藏猶藏主如村為遠逃主

是也類利也用器用也言壞法者為賊若人掩匿

比賊者為藏此自人言竊物者為盜若人用所盜器者為姦此自物言二者乃大凶德有常法必誅無赦故在九刑不遺失若納萬僕則是主藏受穿

王則是教姦也九刑之書今亡引此以明惡必去包下文凶德意

行父還觀莒僕

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夫盜藏姦爲凶德夫

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

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是以去之還音旋反復觀之也姦兆謂人刑其器則爲姦是器爲姦之機障若全其

人利賴其物則爲主藏不言姦者文也度自檢束必欲合乎法度也又言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

姦爲凶德今莒僕無吉德而有凶德以之教訓民則昏亂民無所法是無善也不檢束於善而在凶

德是有惡也以當逐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

蒼舒隤鼓數音隤又檮戲音演大臨危降庭堅臯陶字

仲容叔達

杜云此卽垂倫

齊聖潢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

齊肅也聖廣大淵深也明哲允信篤厚誠實也言八人有此

八德之善故謂之愷愷和也謂其和於物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

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杜云

稷契朱虎能羅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忠盡已也肅整共敬懿美宣通也慈柔惠順和

善之長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

世成其美不墜善聲也堯不能舉舜禹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后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揆裁

度也百事謂土地之衆事序有次序也平治也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生成也孔安國曰水土治曰

平五行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五教即義慈友恭孝也內平五教行於家也外成五教成

於國也即家齊國治意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即黃帝也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

掩蓋也隱幽暗也謂外飾義而內賊害奸行如是乃德也醜亦惡

之民謂之渾敦

比周猶親密也言與醜類

也類亦物也交善也此周猶親密也言與醜類

不善之人相親密也渾敦杜註不開通之貌詳

文義當是以其好凶德比周惡

少昊氏有不才子

少昊金天氏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菴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毀壞也廢棄也崇尊尚也

餽脩整也言毀廢忠信之言而好脩惡言也靖安其位也譖毀人之行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奉行也

蒐求也。隱匿也。言用諧諂回邪者行其讒言求  
人隱事以誣罔盛德之人也。窮者其行窮其好奇  
即共顯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鷥傲狼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

之禱杙

話言善言也告之則心頑無知不告則口  
話言善言也告之則心頑無知不告則口

天之常禱杙頑凶無傳匹貌朱傳惡獸名因以為  
商人號神異經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尾長  
丈八尺能鬪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不退即鯨

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黃帝時

貪于飲

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寶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

之饗食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侵取人物也欲狗己  
情也自人言聚集也斂收也自物言非帝

王子孫故曰以此三立貪財曰饕貪食曰饕  
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腹上食人舜臣堯

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瑤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投棄也裔

堯于崇山南裔也竄三苗于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天下

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慎謹也徽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教從順曰納也謂其不違逆而從教此自舉八元言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此自舉八愷言曰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四門四方之門書註云賓者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

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也史記舜有大云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此自流四凶信舜有大

功二十而爲天子

舉十六去四

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渠立公

名季佗又名朱庶其子宣元年卽位在位三十二年卒

丙辰宣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

惠

平莒及邾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

邾己姓國濶東海郡有故城與莒相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用兵征伐

不以禮治人是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莒邾本兵亂又以兵亂平之則人之

亂不治無治何以行禮

癸亥宣

○公孫歸父會齊項

人伐莒

莒不事齊魯從齊伐之書人伐



也之

乙丑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齊稱師者貶其動大衆伐小國也公作伐辭非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頃故也

成實成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于池上

渠丘邑名莒夷無證因以爲君號池城池也

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

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

狡狂也言狂夫思開國利社稷甚多唯其如此故兼并成大國亦多所以

然者以欲伐人者有如此思謀其勇夫重閉况國

乎

巳卯成九年

○楚共公子與夏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鄆

鄆名別邑漢東莞縣有鄆亭今青州府沂水縣有東鄆城是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

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

周匝十二辰為浹辰自戊申至庚申也

而楚

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

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逸詩也菅音軒似茅

滑澤無毛可為素蒯音快茅領可織席韋周姓姜齊姓大國之美女樵悴陋賤之人代匿謂管蒯也  
悴匱乏則預之  
言備之不可已也

甲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葬稱諡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

不書

黎比公

名密州朱之子成十五年即位在三十五年弒

己未襄二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即買朱鉏書國人者

衆所弒

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黎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

之乃立

胡云趙氏作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故不書子弒父按以作之

則弑之二字不通  
一本作乃自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待例弑君

罪也謂展與之惡人所共知買朱鉏致弑之惡難見故不書展與而書君名言罪在君微類聞幽義也不書趙穿而書趙盾弑夷臯示為人臣盡臣道否則反坐弑君不書展與而書莒人弑密州示為人君盡君道否則自取其弑

著丘公

名去疾黎北公子黎北公卒展與立奪詳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昭元年齊納之

在位十四年卒

庚申昭元年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

弓帥師疆鄆田

去上聲公殺無與字

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獲鄆田因

莒亂也

此春取鄆見魯今正其疆界

於是莒務婁督胡父公子

滅明

三子皆展與黨

以大寵與常儀靡奔齊二邑名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奪群公

人可棄乎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詩周頌烈文篇說強也言莫強於人

癸酉昭十四年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

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欲

立著丘公之弟庚與

即莒共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與

蒲餘侯莒大夫茲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

於意恢

亦群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郊公

著立公子著立公卒在位五年。出奔齊在外九年復國。

共公

名庚與著立公弟著立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莒人立之。昭十五年即位九年奔齊。

魯齊納

戊寅昭十九年

○秋齊景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

莒子奔紀。

鄆

紀鄆莒邑今海州。

榆縣北十五里有紀鄆城。

使孫書伐之。

陳無字之子占也。

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已爲媵婦。媵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

城上而投所垂於外而藏去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

城上而投所垂於外而藏去之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

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昭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夫此謂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大夫之莒曰齊帥

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

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莒蒞

盟。莒子如齊蒞盟于稷門之外。

齊城門也莒子

是乎大惡其君。

壬午昭二  
十三年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入國不書而書其出齊惡之也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試利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烏存莒大夫 庚與

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

爰長文無刃 懼將止死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

過之謂過烏存也

烏存以力聞可矣

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庚申哀  
十四年

○莒子狂奔

狂其廷  
反續經

春秋左傳類解莒卷之十終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

蘆泉劉績編註

晉

今太原府有太原縣平陽府有翼城聞喜曲沃絳州絳縣並隸山西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  
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名之成  
王滅唐遷唐公於杜降爲伯堯後封虞叔於唐居古  
大夏實沈之虛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  
唐叔子燹父嗣封改爲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晉侯  
子武侯寧族武侯子成侯服人徙曲沃在河東聞喜

縣成侯子厲侯福厲侯子靖侯宜舊立十八年卒子  
登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  
侯費王立徙絳今絳州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大  
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復國是爲文侯立  
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徙翼今翼城縣東南有古  
翼城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  
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  
叔晉人發兵攻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  
子孝侯平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解代是爲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爲莊伯弑晉人復立孝侯子郟

是爲鄂侯鄂侯居翼二年入春秋莊伯居曲沃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蓋用夏正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至武公并晉又都絳後徙新田今絳縣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至定公午三十一年獲麟又傳六代爲三卿分其地

翼鄂侯

名邾孝侯子二年入春秋在位六年隱五年并奔隨立其子光六年復入居鄂

曲沃莊伯

名緡桓叔于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隱十一年卒在位十七年

癸亥隱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莊

邢人伐翼

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王平王也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

翼侯奔隨

地隨音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

哀侯翼侯之子也名光號公周卿士

甲子隱六年

翼九宗五正

九宗即懷姓九宗一姓為九族也五正即職官五正五官

之長也皆周以封晉者

頃父之子嘉父

頃音傾晉大夫皆強家

逆晉侯

于隨納諸鄂

翼已立哀侯故別居鄂邑

晉人謂之鄂侯

即翼侯

翼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六年即位九年在位三年為武公獲次年殺之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折曰哀

曲沃武公

名稱莊伯鯀之子隱八年即位莊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謚法威彊敵

武德曰

辛未桓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

條晉地穆侯七年伐條難克是年生文侯仇音求

其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穆侯十年戰于千畝有功是年生桓叔西河界休縣南有

地名師服曰晉大夫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

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

反是則亂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古有

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晉文侯卒于昭立危不自安

故封桓

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靖侯桓侯師服曰之高祖父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

分封子弟為諸侯

諸侯立家

命公子公孫為卿大夫

卿置側室

側室庶子也得立此一官傳謂趙有側室曰穿是也

大夫有貳宗

始為大夫者其嫡子

繼為大宗其次子別為小宗庶士有隸子弟士早

其子弟為僕隸禮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工商

士父子不同宮皆居之有等衰性以上皆言立同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父乎如句服之候不當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

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發兵攻之敗歸曲沃晉人立

孝侯子平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子莊伯桓叔翼人立其弟鄂侯晉人攻莊伯敗歸

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翼南陘庭

南鄙啓曲沃伐翼

壬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萬莊伯弟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

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下濕曰隰

驂絰而止夜獲之絰音恭

翼小子侯哀侯既獲晉人立之桓四年

禮天子祔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蓋取此義也

丙子桓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八年春滅翼○冬王桓命虢仲立晉哀侯之

弟緡于晉

翼緡侯襄侯弟桓八年即位

位在二十七年爲武公滅

戊寅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梁伯國名姬姓荀賈甘國名姬姓

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晉侯緡以賈伯賂周倍

獻公名佗諸武公子莊十八年即位僖元年

晉桓莊之族偁祖叔即曲沃始封成師也莊伯乃桓叔子驪也

獻公患之士爲曰字子與闡叔之子去富子則群

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爲與群公子謀

譖富子而去之富謂有勢力者

十四年辛亥莊二晉士爲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

即桓莊之族

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

無桓莊之偏矣

壬子莊二十五年晉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

城晉聚邑廢群公子

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癸丑

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

為卸以賞其去桓莊族功

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深深遠也武公都絳至是疑大城其外以深之也

乙卯莊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賈姬姓國

烝於齊姜

武父

公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狐姬生重耳

唐叔子孫別在戎者以狐為氏狐偃其兄弟也生文公晉語云狐氏出自

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鄭云姬姓也狐氏也戎國也凡姓別婚姻氏別貴賤此言狐姬者明此

姬出於王子狐之後貴族女小戎子生夷吾小戎

故兼氏言之孤周平王子非晉伐驪戎驪戎姬姓在臨潼縣東

之戎子通男女驪戎二十四里有驪戎故城得也生惠公歸杜云在京驪驪戎男女以驪姬男爵也納女於歸北新豐縣驪人曰女去聲驪

歸如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梁氏五與東閔嬖五幸臣名五居東閔傳曰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蒲即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天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旋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

宜乎

旌章明也伐功也廣寬曠也莫莫然清靜也謂寬曠無物杜云曠絕也言章君功使人皆

曰狄地寬廣無人民者皆爲晉都邑則晉侯說

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

子皆鄙鄙邊也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

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未廣五寸爲

古者二人并而耦而耕言其傷晉國也

庚申閏晉侯作二軍王命曲沃以一公將上軍大

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叔帶五世孫畢萬爲右

畢公高之後以滅耿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鄭

魏犢祖父云今河中龍門縣南十二里

故取滅霍

求安縣東北晉州霍邑是其地

滅魏

河東河北魏三國皆姬姓

還爲

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爲

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御

都城指曲沃御謂將

下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

大伯不亦可乎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知其父欲立少子季歷讓位逃之荆蠻

猶

有令名與其及也

言逃有今名過其及於難

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晉掌

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

十萬曰兆

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以魏實萬萬必得民

初畢萬筮仕於

晉遇屯

屯 坎下之比

坎上震下

辛廖占之曰言

辛廖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屯險難故

大夫

震為土

土得國象

車從馬

國語云震車也且

得入

足居之兄長之

震為足為長男足在下以義

此而為民君

母覆之衆歸之

坤為母為衆

也此以比力卦言能

六體不易

體卦之體也

言是也言卦體有上

合而能固

此合屯固得民不

安而能殺

安氣殺有生殺之

公侯之卦也公侯

之子孫必復其始

武王封畢公高為

辛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居秋別

山華流其  
氏族也

里克諫曰

晉大

天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冢大也以其  
所藏者大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

其謀外弼也  
言謀也

誓軍旅

宣號

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天子之事也

國政正卿也此以上言  
天子之職不可帥師合

下若失  
官意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此以上論帥師之義不  
可使天子舍下帥師不

威君失其官

應前

帥師不威

應後

將焉用之且臣

聞臯落氏將戰

韋云言其下服將與中生戰今  
按將猶持也固執而不變意君

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主曲

教之以軍旅使師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

師將上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

玦如環不連狐突御戎狐突伯行乃偃之父皇耳祖父先友為右先

木梁餘子養御罕夷罕夷將先丹木為右羊舌大

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

要兵全玦所以圖事決計也在此行也子其兔之偏躬無慝中

非惡意也身衣之半兵要遠灾威推在已親以無灾又何患

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徵驗也事之行止衣身

驗於時之盛衰

之章也

章文章也衣所以華其躬故曰章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衷

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始謂春夏為四時之始古者實以春夏可見於四時

為服其身則衣之純

服服事之服有在中不離意純不雜也

用其衷

則佩之度

度有法度也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時卒謂十二月

閉止塞也於事有不敬意杜云盡也非

衣之危服遠其躬也

危音忙難也

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免之狄可盡乎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

出師授兵祖廟請遷廟主

行服宜社肉盛以短毳

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常服戎衣

之常服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帛也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



曰。危竒無常。

危，雜竒。其國語所謂奇。生惟性生無常是也。

金玦不復。雖

復何爲君有心矣。

有害大子心。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

愚註：雖任夫猶疑之。國語云：任夫阻也。詩云：自遠伊阻。任夫指獻公言。獻公任

先祭。詛曰：必盡敵而反。以爲方相氏亦不通。今按阻遠隔也。詩云：自遠伊阻。任夫指獻公言。獻公任

惑以此服遠隔。太子故命之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

不如違之。

也。違去。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雖君心寒薄不忠不孝之

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云：

也。論告。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者，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全身為孝不戰為子安民欲太子逃

其國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與捨勝也

乙丑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禮大事用

卜小事用筮物生然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且其繇曰

繇音由專之渝也攘公之瑜

杜註黃也一薰一

蕪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草猶臭言惡道禍難除也

必不可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

謂二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

之

齊姜太子之母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胙祭之酒肉

公田

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墳地

沸走言酒

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內言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

曲沃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

子辭。君必辯焉。

若必辯謂公必察其非也

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言若

已老若我辭則又使之不寢不食矣是為不樂

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書晉侯罪其用譏殺子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新馬夷吾訴之公使

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

馬

晉侯偶也無故感所以召憂

無戎而城讐必保焉

保保守也無故城所

以為是計蓋為已知其計矣

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

敬

謂不築城固讐之保不忠

謂不築城

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

詩大雅板篇懷德思康也宗子謂世子繼位守家者城所以打陳而衛內也言安寧莫

過於民服德神衛莫過於立世子君簡已德而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慎也

尋前

退而賦曰狐裘尅茸

茸

音蒙戎亂貌  
言責服多

一國三公

公與重耳夷  
吾爲三也

吾誰適從

適

主也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

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

翟

祛也

丁卯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

賈華晉大夫

將奔狄卻芮曰

卻芮丁卻缺父

後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梁國在馮翔夏陽縣蕭姓伯益

之後梁爲秦所親幸

己巳

八年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

惠公

以敗狄于

采桑

晉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傳言去年事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

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

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

後也復期月

庚午信九年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傳作詭

冬晉克殺

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弒殺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

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辛未信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卒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

申生重耳夷吾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

藐小弱也切而無父曰孤言小弱之孤諸國皆謂之非

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耦俱指獸公與兵齊謂送獸公死者而事與齊生者使獸

公復生事矣齊者無愧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

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荀叔曰

即荀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言不能止里克使不

忠於申  
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也

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

未葬  
稱子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

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詩大雅抑  
之篇玷缺

也爲猶治也  
明言尤重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

耳及高梁而還

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高梁晉地平  
陽楊縣西南

晉郤芮

使夷吾賂秦

務

以求入

芮郤克祖父特從夷吾奔  
梁欲使以土地賂秦納已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何有  
猶言

不干涉也言入國能安民則不  
患無土與狄人于何有焉同

從之齊

桓  
隱明



會秦師納晉惠公

隱朋齊大夫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

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自黨必有讐夷吾弱不

好弄能鬪不過

幼不喜戚

長亦不改不識其也

公謂公孫枝曰

秦大夫

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皇矣篇則法也言文王不識如故百姓亦皆不識知以順其則

又曰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

大雅抑之篇僭過差也賊害也以不差害所以爲人法則

無好無

惡

即不知不忌不克

忌猜忌克好勝即不僭賊

之謂也今其言多

忌克難哉

不言好惡者忌克足以包之也言夷吾以忌克定國必不能

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

猜忌則人多怨又焉能勝人

是吾利也

謂置

不仁則可以進退故穆公  
以惠公不能定國爲已利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

累事相及也

弑君多矣舍此無

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

乎曰有有則此何以言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

謂不失其言矣其不失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

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

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

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

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

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惠公

名夷吾。獻公于九年獻卒于奚齊立。弒弟卓子立。又弒遂自赤。求入信十年即位。實

在位十四年。于閏。嗣為文公。弒經。書信二十四年。卒十五年。有從告魯也。謚法。赤質受諫曰惠。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

周知

王子黨

周大

會齊隰朋立

晉侯殺里克以說

舊註自解說不纂今按同說以悅國人也

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

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綏賂故不及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

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

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

也殺矣齊卓子者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驪

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

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

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鳩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

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

過大過也切刻貴也深猶言已甚也言我於汝無過切汝於我

何爲已甚

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

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君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

慮驪姬又諸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

刎脰而死故里克

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晉侯改葬共太子

即中生恭諡也

秋狐突適下國

即曲沃新城中

生所遇太子。忽如夢而相見。太子使登僕。矣本為申生御故使使登車為

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與將以晉界

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鬼神食氣曰歆，非同族類則氣不流，通故在神不享而在人不祀也。君祀無乃殄

乎？殄滅也。謂之祀。且民何罪？以晉民與秦謂失刑。失刑之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大

馮巫又告狐突，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平鄭，悲反氏也。鄭父名也。

傳止言鄭者，如經書樂邪，卑而傳言樂邪，類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與芮實爲

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不從不與秦賂也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夫冷平聲

卻芮曰

缺祖父

幣重而言其誘我也遂殺

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七輿

左行共華

行音抗共音恭

右行賈華叔堅驪歛

驪音追歛市專反

累虎持宮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

七子七輿大夫

平豹奔秦

豹平鄭之子言

於秦伯曰

穆公

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

犬主

秦也小怨里平

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

惠公若失衆安能殺里平

之違禍誰能出君

平鄭之禍去國安能出也

十一年春晉侯



使以平鄭之亂。與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

晉侯命。

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情。

云拜不稽首。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

谷謂建亂。無名分也。

甲辰倍。十二年冬。

晉荐饑。

累年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

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

即百里奚。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

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

秦都雍晉都絳自渭水汎舟運入河汾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云自雍及絳

乙亥信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

地晉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

國主山川

○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晉大背施去

無親

秦納晉惠又輸粟

幸災不仁

幸秦

貪愛不祥

貪其有不以分

人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

號射曰惠公射石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晉許秦五城不與結怨已深是無皮今欲與糴是無皮而

施毛無所附也言秦亦不以爲惠

慶鄭曰棄信背鄰

既不與城又不與粟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

指棄信

失援必斃

指背

是則然矣

理必

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

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雙言之况怨敵乎弗聽

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傳十五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

晉及罪晉主是戰不書伐罪秦師無名獲晉侯不書以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

也師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馬。穆姬申生母為秦穆夫人乃惠公姊

賈君獻公次妃賈女且曰：「盡納群公子。」驪姬亂出奔者晉侯烝於賈

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

夫，既而皆背之。賂，晉執政里平等求復國既而殺之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畧。東盡虢公之封畧，現在陝縣為晉滅故地為晉從河南而東盡

虢界也南及華山。南以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為界內及解梁城。內

河東解縣為界，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也。以

上皆河外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涉河侯

車敗

言是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

詰之

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艮上巽下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惑也狐性最惑言錄辭所謂雄狐者在蠱卦以

惑為義則惑莫過於狐為羣惑之首故知為君象

蠱之貞風也

內卦巽其悔山也

外卦艮

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下云九月晉侯逆秦師周九月為孟

秋時陰盛巽風得命落艮山之實而取其材用故知勝晉實虛實之實草木為山之實落零落也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地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

去聲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

卻犇之父家僕徒為右

乘小駟鄭入也

乘鄭國所獻小駟馬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

知人心故安教訓

而服習其道

生水土故服習道路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

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馬與人不同亂氣

狡憤

狡狂也杜云戾也憤怒也言其與人易憤

陰血周作

血在內故曰陰作行也謂

馬內血流行于過身言中乾

張腠憤興

張大也腠絡也血既動作腠必張起謂外脣

憤動興起言外發

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韓萬復曰

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来也今又

之我怠秦奮信猶未也

觀此秦關士倍晉猶未止

公曰一夫不

可狃况國乎

狃狃也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

佞才也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

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三日

晉戎馬還澤而止

不謂

因便還階

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

又何逃焉遂去之

懷音闕弗也自用也

梁由靡御韓簡號射

爲右軜秦伯將止之

軜音迓迎其道也

鄭以救公

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

反首散髮下垂拔蒲撥切按舍草舍也昔以示要威

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諫言從惠公西秦在晉西

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不敢為已甚

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群臣敢在下風。

言天地間君言群臣在下風亦與聞之

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大子瑩弘

瑩乃康公弘乃母弟

與女簡璧

瑩弘之姊妹

登臺而履新馬。

古之宮閉者皆居臺以枕絕之四圍以薪絕其出入

使以免

服衰經逆。

免音問遭喪服也欲自殺令行人喪服迎秦伯

且告曰上天降

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

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止晉侯於此不以入杜云自曰字至靈臺四

十七字古本無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

厚獻俘有得也喪死亡喪服也用謂用以入也

大夫其何有

焉

何有猶何得

且晉人感憂以重我

重音仲指反首按舍

天地以

要我

要平聲劫也指皇天后土聞君言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指感憂重

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指天地要我

重怒難任背天不

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公子繫秦

大夫聚畜也慝惡也言歸必警秦也

子桑曰

即公孫枝

歸之而質其太子

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

祗音枝適也

且史佚有言曰

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始禍

勿為禍首

無怙亂人

亂為已判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

使卻乞告殺呂飴甥且召之

晉公問許晉平使大夫卻乞告其國氏殺

呂名飴甥字子金者且召之使迎已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

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大

子圉代為君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社註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

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一曰古者上田不易家百畝中田一易家二百畝下田再易家三百畝三年

爰土易居以同美惡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患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

征賦也繕治也謂賦治甲兵孺子大子圍也

諸侯聞之喪以君有君群

臣賴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說

好惡皆去聲說入聲

晉於是乎作州兵

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備長紹兵

甲躡云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

精故使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震上

之睽

兌下震上變爲離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刲音睽割刺也易兌爲羊益音荒血

也取血以祭承奉也筐方竹器震爲竹胡氏云有虛筐象貺賜也歸妹上六解女承筐無實上刲羊

無血以其居終而無應震爲長男下刲兌羊無血兌爲少女上承震筐無實言夫婦不能奉祭祀也

禮君親割牲夫人有房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兌爲西方

中之組筐筐實蘋藻類歸妹之睽猶無相

爲口古以兌從震是口古雷動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

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相變易也上言歸妹不吉此言

離變睽睽亦不吉猶不變蓋震變離亦離變震為雷為火二者皆在外卦為泰離姓能敗內卦晉姬

注說音脫輓車軸縛也車下持軸之伏兔震為車

離為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輻在離則失位

故火焚旗是離祭俱不吉也行師必乘車建旗車旗壞故不利丘猶邑也以上論歸妹變睽睽不吉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睽卦上九爻辭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傳畧取之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蓋以人眾則寇不敢近

也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

其死於高梁之虛

震為長男離為中女此但取男女為姪姑非取長次義也震變

離是姪從姑象連亡也數周必復易六位故知六年家家室也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此又

言歸妹變睽其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兆後有如此

上言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凡物生然後有形象然後能滋衆

滋衆然後有數目獻公之德致敗已久兆在未生

物之先宜在有數可筮之時乎蓋言其敗既成史

蘇筮占雖勿從亦必敗也不言龜象者蘇止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

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孽災

王競力也謂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

者皆由人耳引詩以諷惠公自致此敗專于損反

沓徒○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食會秦伯盟于王

城王城秦地馮翊臨晉驛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不憚征

爲秦殺

左傳晉卷之十一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謂惠公為秦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毒謂三施木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役謂韓厥之役執納晉君又舍之也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牢蛾析謂慶

鄭曰盍行乎蛾一作蟻析一作蟻析一對曰陷君於敗敗而

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

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杜云：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

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馬。

河東，即晉許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歸秦，始置官司也。

丁丑，僖十年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晉二邑名，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涉汾及昆都。涉，汾水至晉昆都邑。汾水出太原，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因

晉敗也。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妻去聲秦征晉河東置官司至是嫁女子于圍而歸河東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

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下招父梁之大卜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故名男曰圉養馬曰圍女曰妾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

為宦女焉註妾亦宦事秦為妾

癸未信二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圍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

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

逃歸即懷公



甲申信二  
十三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

而不至無赦

上期約也下期音暮周年也約暮年從亡人不歸皆殺之

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

來則免

米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策名書已名於所臣者之策也質質也所

執以自致而明其事人也管子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双武之皮是也辟刑法也今臣

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

此者指懷公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

舉書康誥言君大明則民

服自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

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杜云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

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捨

人以祿生故曰生祿。

於是乎得人。

以祿致衆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狐突子

趙衰。

趙夙

顛頡。

魏武子。

即魏驪畢萬孫。史以為萬子非。

司空季子。

即芥。臣曰季芥氏。臣名也。食采

於臼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也。

狄人伐廬咎如。

廬咎如赤狄別種。魏姓咎音高。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儵、叔劉。

儵直由反。文之二女名。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即宣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木就

謂死入棺也。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待子不嫁也。

馬出於五鹿。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土

得國象天假野人，以賜文公。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齊桓

知孝公不足恃。將行，謀於桑下。先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即齊女妻文公者。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去，故殺之以滅口。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懷 樂也 安 自佚也

公子不可姜

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

脅 骨比 合若一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伺重耳 就浴迫

近而僖負羈之妻

僖負羈 曹大夫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

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寘 音殊 鋪也 水洗飯 也 以盤盛之 寘 璧於

下臣無竟外交 故不欲人見

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叔詹

夫 鄭大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馬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

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御材足以居人之上。

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

三十一舍。若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無弭者。右屬。

右屬。

橐

韃 射者也 橐 箭器 音阜 按傳 取胄于橐 則凡以 收兵器者 鞬 弓 木 音堅 一曰 威 弓 矢器也

與君周旋

猶 追也

子玉請殺之

楚令尹 孫 其言不孫

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

廣 大 易 吝 侈

文而有禮

文 華 易 失 中

其從者肅

而寬

肅 敬者 易 拘 執

忠而能力

忠 誠者 未 必 能 久

晉侯無親外內

惡之

惠 公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送諸秦

魯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魯 懷 公 妻

奉匭沃

盥既而揮之

匭 音 移 器 有 柄 可 以 注 水 柄 中 有 道 揮 兩 也 韋 昭 曰 婦 禮 婦 入 于 室 膝 御

奉 匭 盥 公 子 使 贏 而 又 揮 酒 之 蓋 戲 而 欲 以 為 妾 也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

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去 上 服 自 拘 囚 以 謝 之

他日公享之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杜云

逸詩取河水流秦朝公賦六月。小雅篇名取王于出征

宗於海海喻秦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

吉甫如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

文公

名重耳惠公兄僖二十四年入晉殺姪懷公二十五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謚法學勤好問曰文

乙卯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犯欲亡故以犯璧還公子國語亦謂載璧也

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水

指水為誓辭古人誓取眼前不交物以明其信非取義於物如云有

如日有如陳宗有如河井此義

投其璧于河

接所授璧以質信

濟河圍令

狐

今狐在河東晉邑

入桑泉

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取白衰

晉邑名解縣東南有

白城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晉地名懷公遣軍拒重耳

秦伯使

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解縣西北有郇城

辛丑狐偃

及秦魯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文公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

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僂

即呂甥卻莠將惠公舊臣將

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不主見

曰：薄城之後，君命一宿女，即至。即也其後，令

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

中宿至。

中宿二宿也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

其行乎。

祛披所斬文公衣祛也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言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忘蕭愆以

爲相，若君校舊怨，反桓之道，則不必命我。我自當去，且畏罪去者甚衆，非止我一人而已。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

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送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

紀綱之僕凡綱呂張之爲綱謂大紀也理之爲初紀謂別理絲綫也綱紀言切要處

晉侯之豎頭頊豎僕吏稱也頭頊名也即里鬼頭守藏者也其缶

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

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沐則低頭故心覆心覆則圖反心既

覆則謀異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

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

晉而請其二子所生伯鯀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

文公先已以叔隗妻棄今又以其姊趙姬請

逆盾與其母趙姬即文公女也子餘辭趙衰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淑嫡妻爲內子非此年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也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介推文公微祿亦臣之無助

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

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榮與蔽也

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

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爲之田

以綿上地爲推私田以供祭祀西河界休縣南有池名綿上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旌表明也

○晉侯夷吾卒

杜以文公定位然後乃告惠公喪故書於今平

丙戌唐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原

即納襄王賜者

命三日之糧原

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冀周

也夫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狐毛○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

而弗食故使處原徑猶行也

丁亥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谷作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文公出宋棄叛楚即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漢山陽郡

戊子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

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人楚子貶也

諸侯書爵者

見其以中夏從夷狄之罪非夷之也公與楚結好  
欲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邑名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

自旦至食時為朝于文時不為令尹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

子玉復治

兵於蔿

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即伯麻孫子叔敖父也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

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

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冬楚子又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固孫

爲宋大司馬

先軫曰

下軍

報施

宋贈馬

救患取威定霸於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去年魯入莒乞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成

穀偃齊

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地

作三軍謀元帥

閔元年獻

公作三軍今役大國之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說愛慕也敦加厚也

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虞書益稷篇賦今書作敷取納以言

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取也庸功也

乃使卻縠將中

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毛假

之命趙衰為御讓於欒枝枝請侯孫欒有先軫且

父居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荀庚之父後為

中行魏犖為右犖畢萬之孫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

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

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二者使民知義民懷生矣將用之

懷戀其生即安居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信未達於行事於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

辭民貨物者不飭價欺人明定其責賤即知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知禮未生其共共恭敬下或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蒐順火長明責賤執



秩主爵秩之官也民知尊卑之分聽順不疑坤生共

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

霸文之教也

已丑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共

晉侯伐衛

成丹齊

非其所伐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有三刺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下卒戍刺之則知其罪無罪矣書故善楚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衛之東衛人

弗許還自南河濟

代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侵曹伐衛正月戊

申取五鹿

地衛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

即先齊

臣佐下軍

即司空

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起晉侯

齊侯

昭

盟于斂孟

地衛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魯衛侯出居于

襄牛

衛地

公子買戍衛

公子買魯大夫子黃也魯微與楚故為之戍衛楚人

救衛不克

分圖宋之師

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說音悅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卑宋人夏四月己巳晉

侯齊師

昭

宋師

成

秦師

穆

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晉獨書爵與晉以伯也請戰于玉而書晉及者誅文公之心也楚稱人賤之也陳蔡從楚不書者助

喪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失位故賤而不書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

莊

鄭伯

文

衛子

叔

莒子

莊

盟于踐土陳

侯

穆

如會公朝于王所

子善

繼

位之稱

叔

武書于

見

如會外乎會也且不及盟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王勞晉不書全君名也王子虎臨盟不執血故不書踐在演

反鄭地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也

與衆

曰稱舍於墓

揚言

師止於

曹墓發其塚師遷焉

曹人免懼

免獲懼也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免也

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也言曹舍賢不能用不肖在位

者多且令乘軒者皆獻其所以在此位之功狀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

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

二子有從亡之勞

僖負羈氏魏犇傷於曾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擊東

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

距躍起也謂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跳踊也謂向上跳而折復下百音陌猶屬

也謂勉力爲之

乃舍之殺顛頡以狗于師立舟之僑以爲

戎右

舟之僑故統臣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般音班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

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

時爲中軍師

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籍之告楚

使齊秦爲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楚必不從齊秦請

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

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也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也界與楚子入

居于申申楚邑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六年取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獻公九子惟文公在是假年懷惠呂卻俱滅是除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害也允信也當謂

彼此相當不相上下也如此則歸去又曰知難而退知難謂知故難

還又曰有德不可敵有德謂敵人有德也如此則不與之戰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楚大夫子越也聞伯比之孫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塞止也讒慝惡言

不能入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西廣右廣也楚上左廣右廣非精卒東宮

楚太子有兵甲卒百人也若敖子玉之祖六年子玉宗人之兵六百子玉使宛春

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得釋宋圍臣取二楚欲復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也與許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

衛以攜之攜離也晉私許自復執宛春以怒楚既

二國使告絕於楚

戰而後圖之

宋圖謂救宋也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

直

背成王贈送之惠食退三舍爲報之言尤敵也讐謂宋敵楚敵宋則是我曲楚直

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

飽謂直則氣壯而飽也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弒秦小子憖

秦穆子

次于城濮

衛地楚師背鄆而舍

鄆杜

云丘陵險阻名也。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患之謂忘其從

背惠也。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本不可為

田而今田之每每然，而更是捨舊謀新也。喻晉當捨楚惠而與之戰也。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也。晉國外河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即欒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

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盥者古古也。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晉向上

為得天以楚伏己向下為伏罪以去楚腦是柔之。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

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馬晉侯使小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

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詰朝平旦也晉車七百乘鞬鞞鞅鞅鞞駕具在背曰

鞞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音半一云著腋皮曰鞞繫驂馬曰鞞頭紐曰鞅繫足曰鞞昔言驂馬

挽車事舉小事見駕乘脩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己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

即闢子上將右即闢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左傳晉卷之十一 左傳卷之十一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毛將上軍為退若大將少却以

誘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枝將下軍曳柴起塵詐為衆走

楚師馳

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公族公所率之軍晉中軍也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

而還

館舍也食楚軍殺三日

甲午至于衡雍

鄭棗陽卷縣

作王宮

于踐土

襄王往勞晉侯故晉作王宮于踐土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

致其師

鄭向同謂未戰前三月鄭伯如楚致鄭國師助楚也

為楚師旣敗而

懼使子入九行成于晉

子人名九名

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駟介四馬被甲也徒兵步兵也

鄭伯傳王用

平禮也

傳相也平禮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也

己酉王享醴命

晉侯宥王命尹氏

周卿士

及王子虎

襄王子周卿士

內史叔

興父

周大夫

策命晉侯爲侯伯

周禮命作伯

賜之大輅之

服

大輅金輅祭禮所乘其服鷩冕

戎輅之服

戎輅戎車兵事所乘其服韋弁

彤弓

一彤矢百

彤赤色也

茲弓矢千

珠黑色也諸侯賜於上所以降神也 鉅黍爲酒芬香條暢

一卣

卣黑黍也卣醴

於上下所以降神也卣器名酒尊也

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逖遠也 有惡於王者當絕治而使遠於王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奉揚奉承於己而揚顯於衆也

玉大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休美也。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王官之庭。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獎勸助也。渝變也。殛誅也。隊墜也。

也。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謂城

濮之役，教民以德，攻敵。○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風謂牛

相誘而走。亡大旆之左旆。繼旆曰旆。通帛曰旂。祁瞞奸命。即掌牛

者瞞莫干反。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葺伐之。葺音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會即隨武

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軍勝之獻俘受樂曰愷

首飲至大賞徵會討貳

徵召諸侯為會討其不服者

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三罪殺顛頤祁駟舟之僑也詩大雅民勞篇綏安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

遂圍許

狩巡行諸侯所守也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即温本畿內邑襄以賜晉壬申杜云十月

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討衛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

音現

且使王狩

杜云晉侯六合諸侯而欲尊天子以爲名義自強

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諂不正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也

隱其召君之失欲以明晉之功德胡云以尊周而全晉今按訓辭說臣召君不可解說故仲尼

諱書狩于河陽言河陽非周巡狩處其事實自見且以明臣不可召君之德則德非指晉泛言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王

所而許獨不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復

增置三軍以避天子六軍名故改攝行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先蔑將左行

○穀梁曰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

爲陽。溫河陽也。

日之所昭曰陽

壬申公朝於王所。朝於廟

禮也。於外非禮也。

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福。共其榮。獨公

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

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

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與

餘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

辭。則當言公朝于

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

會于溫。言小諸侯

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

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

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

己偵矣

以君召臣偵劍上下曰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傳義恐未安

庚寅信二  
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成人齊人陳

共人蔡人

莊人秦穆人

盟于翟泉

公作公會翟作狄陽城內大倉西南地

水也諸侯大夫入天子境雖貴曰士今上盟王卿士是謂下陵王卿士下盟大夫是謂上替故諱公不書

諸國卿人而稱人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

鄭貳于楚

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

男可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盟伯子男言非不可會盟王卿士雖魯君亦不可

會盟也重在盟上  
旧專指會非也



辛卯信  
三十年

○晉人秦人圍鄭稱人也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此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若南汜則

在襄城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

秦在西鄙在東晉居中秦越晉亡鄭以爲邊鄙邑亦自知其難焉

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陪蓋也

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

鄭在秦東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

行李使人也害謂晉厚而秦薄之害也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朝濟河歸晉夕城焦瑕拒

秦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

肆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虧闕不究也剪削之意

謂晉東封鄭則地廣可以肆西闕秦以利晉唯若封剪削秦若不如是必不闕鄭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秦告

大夫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與與也

亂易整不武

秦晉圍鄭切和而  
今相攻是易整

吾其還也亦去之

士辰倍三  
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

河東聞善縣  
北有清原

作五軍以

禦狄

二十八  
年作三行  
今新軍

趙衰為卿

為新  
軍帥

癸巳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

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曲沃有旧宮  
故殯於彼

出絳

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擊乎之必大捷焉

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  
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客

謀故因柩聲  
以止衆心

紀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

夫秦大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

無所必有恃心

言出師方向止處也

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

世族諸百里奚之西乞

術

白乙

丙白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秦東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

年下壽八十歲云已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

閔在弘農  
池縣西  
轂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夏后孔甲之  
子桀之祖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舉故可以辟風雨古  
道由此後魏武西征已蜀惡其險乃更開北山高

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襄公名驪文公子信三十三年即位文六年卒在位七年謚法甲冑有勞曰襄

甲午借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書入不能有其地也滑伯

野國在河南南侯氏縣○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已葬晉文公左谷作敗秦師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胄兜鍪也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於左右去胄下車御不下其下者超越上車

王孫滿言

乃周大夫孫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

而無禮必敗

而無禮必敗

輕謂超乘無禮謂過天子

輕則寡謀

無禮則脫

脫謂無行列不綴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

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

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物必有薄物先之

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步猶行也鄭實不知秦襲已弦高詐

為君知以敗秦計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

腆厚也淹留也言鄭為秦主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積音漬儲蓄也薪芻廩餼

類衛捍護也謂行夜

且使遽告于鄭

遽傳車也今之驛

鄭穆公使視

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束載謂收車也

使皇武子辭

馬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乾肉曰脯

報食曰資腥肉曰餼牲生曰牽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

原圃

鄭國名開封府中申縣西有圃田澤

猶秦之有具圃也

具圃秦國名

吾子

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

間開暇無所擾也

杞子奔齊逢

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

中

帥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杜云奉與也今按訓取助

是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藥枝曰

下軍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

秦納文公若伐之是以文公死而背惠也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

謂滅滑

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

興姜戎

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以傳車與其師欲速也

子墨衰絰

晉侯在喪

故彌子兵事諱喪服以墨染乘而如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

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後漢書以喪禮

文嬴

請三帥

文嬴秦所妻文公之嬀女也夫人襄公之嬀女也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婦人暫而免諸國

力謂場力久戰也  
暫一時言語間也

隨軍實而長

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處父解驂  
馬以君命

賜孟明欲使  
還拜謝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累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言將  
伐晉

秦伯素服郊次鄉

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

孟明孤之過也

替廢  
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

大德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中國與夷  
狄不言戰

謂非所當敵

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

滑無備故

曰虛國

進不能守。

入滑而去

退敗其師。

敗于殺

徒亂入子女

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

亂人子女

謂入滑縱果亂也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塚木已拱

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女死必於殽之巖陰之下。

陰音吟又歎

我將尸汝於是。

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

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

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

畏秦伯怒故云

晉人與秦

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

乎戰也。

此論晉人甚正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也。宰。塚也。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歎。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介。胃不拜。行。故。揖其父。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

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

或曰反矣

秦實以鄭知其謀軍中或欲往或欲來

然而晉人與姜戎

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

姜戎微也

言反

稱人亦微者何言乎姜戎之

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

為晉先軫故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以為

為襄公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敗曷為敗君在乎殞

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滅秦師惡其不仁故謹而日之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邑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或狄非中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以

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

狄子

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秦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子爵也

先軫曰匹夫逞

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謂不顧而墜

免胄入狄師

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

冀晉邑見

冀缺釋其妻饁之

釋穀苗也饁對饋也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賓接見賓客也祭奉祀鬼神也皆言其敬則法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父冀萬欲殺文公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言用人不

係世類父殺子用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言用人不校私恣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今書文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厥殞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於弟與此傳異引書言不慈祗友恭各就其人不混相及不可以苒之惡不

也用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對非皆菜

名其根有時而惡莖則常可食下體根也引詩言采葑菲不可以根之惡而並棄莖之美君當取缺一節之善而用之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

命命先且居將中軍先且居先軫之子父死王事故以三命命其子代父將中

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以再命

賞胥臣謂之縣者采邑賦多成縣也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

卻缺爲卿復與之翼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賞獲狄之

功

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彭衙秦地馮翊師陽  
縣西北有彭衙城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後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王官無地

御戎代梁狐鞠居爲右鞠居績甲子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三年

之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曠取戈以斬囚曠音審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

之後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

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

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汲冢文作勇知害

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註謂惟以法度化人也死而不義非勇

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又彭衙

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幾沮

詩小雅巧言篇言怒則禍亂庶幾其速止謂暉不作亂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大雅皇矣篇赫怒說爰于也言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己亥文

晉陽處父聘于衛。

四年衛侯如晉拜歸

反

過甯

晉邑汲郡修武縣也

甯嬴從之。

嬴逆旅大夫

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

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

沈漸

洪範作沈潛言人之沈沒漸溺不振者則以剛治之

高亢明爽出衆者則以柔治之今處父不論人之性一以剛治之必不善終且天純陽剛德猶隨四時寒暑不敢以剛犯時而一之况在處父此言

其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華外之華未實中之情實內外異所以招

怨此言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

新上軍帥

欒貞子。

中軍佐

帥霍伯中軍白季下軍皆卒

庚子六年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傷三十一人蒐清原作五軍今

舍二軍復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趙盾佐之子代霍伯

即立子成季趙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董晉地

董亭有易中軍易以姑爲帥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黨爲衆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中軍乃晉執政卿制事

典制作政正法罪輕重辟獄刑辟除也獄刑圍圖

理也謂事未決斷董逋逃董督正也逋逃負罪

由質要由用也質券書也要約也治舊濇濇不洽

者本秩禮

本貴賤之次叙續常職

備廢

出滯淹

舉賢使能

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佗晉公族

使行諸

晉國以爲常法。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辛亥晉侯驩卒

公作

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公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作交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

文公子襄公庶弟時

仕秦女 杜祁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

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并除賈季曰

即孤 射姑 君懷公 文公子 辰嬴 嬖於二君 即懷不如立公子文公子 辰嬴 嬖於二君 即懷

文公也立其子文公也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

人其子何震之有也 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是時樂仕陳 是辟伍也母淫子辟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

姑而上之杜祁杜伯後祁姓也 偪姑姑姓之女生 襄公為世子故祁讓居已上偪國名也

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以季隗是文公居已上 所娶亦讓居已上 狄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

亞卿

也言其對故位卑一作以爲亞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

地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

孤氏族食邑於續

書曰晉殺

其大夫侵官也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

公

即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即鞠

居

賈季奔狄

宣子使史駢送其帑

帑妻子也宣子以季

乃中軍佐與已同官

夷之蒐

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

敵對也及于孫則為非對

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

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也寵勢位

損怨

益仇非知也

欲殺以損怨而宣于將怨己是益仇

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竟秋境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

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

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

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才能仁主惡交攻伐尚辭故使仁佐賢也傳美於理亦未安

襄公曰諾謂夜姑

曰吾始使盾佐文今文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

死處父主竟上事

待諸侯會葬在郟上

夜姑使人殺之君漏

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此士對君言之辭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

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

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  
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辛丑文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作昧以師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故皆然  
而稱人令平聲晉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

朝

穆嬴晉襄夫人大  
于即盩公夷皋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

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且畏偁長國人以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箕鄭居守上軍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且居之子先軫孫

代射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守先蔑將下軍先都

佐之蔑迎公子雍前還故將下步招御戎戎公之戎車也戎津為右及

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

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云

本或此下有後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

人待其及誤

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葦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

於令狐至於剗首

音枯剗首與令狐地接

己丑先蔑奔秦士

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穉御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

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

倍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爲同僚

板大雅篇名其三章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置置我言惟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

務莚註異事不同職也即就也置及亡荀伯盡送

置自得不肯受言之免服事也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

秦三年不見士伯

士伯即茂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能與

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賈茂正卿而不庄諫，且俱出奔，惡有

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鄭地，荜陽卷縣，西北有扈

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不列諸侯，大夫名凡

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避公不達於事

靈公名夷，阜襄公嫡子，文七年即位，宣三年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公作伊雒戎雒雒後漢河南卷縣有垣

雒城古雒雍也與扈相近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至公後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

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戎雒居伊水雒水者

書曰

公子遂珍之也

也珍貴也

癸卯文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及箕鄭父

夷之蒐

年在六

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登之於上軍

而使

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

從之

遂以狐射姑趙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

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

克為中軍

左七年禦秦于望陰以軍事奪其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崩

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杜云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三月甲

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崩得益耳崩得起不書非知也

甲辰文○夏秦伐晉秦與兵立不正不悔而必欲報復故書秦狄之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少去聲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北徵縣屬馮翊即澄城縣報少梁伐徵音懲

乙巳文○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谷無仲字筐作佳

宋地陳留襄邑縣西夏叔仲惠伯叔牙會晉卻缺于承筐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共公鄭穆公及楚平十年陳鄭會楚於息次厥貉宋聽

命

十二年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

晉及曲在秦故不言王兵秦伯害人欺之也不書敗無勝負也

秦爲令狐之後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代先克爲中軍佐卻缺將上

軍代箕鄭父史駢佐之代林父上軍欒盾將下軍代欒枝子胥

甲佐之代胥臣子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

曲以河水曲處得名在河東蒲坂縣南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

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側室支子穿乃趙夙庶孫晉君之壻

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也又未嘗涉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肆暫往而退也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

坐如坐罪

之坐謂或事被甲不得服常服也疏以爲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恐非敵至不

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御矣秦

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按司馬法逐奔不遠從綏不及

兵爲人敗而退爲奔兵不爲人敗而自退爲綏綏之爲言安也李衛公以綏爲六轡總各下多而退

字謂兩軍有備不戰但交綫而退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

皆未愬也

也缺

明日請相見也更駢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懼我也

目動心不專言肆效非本意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丁未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詹嘉晉大夫賜與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即潼關

晉人患秦

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晉地

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即荀林父傷二十八  
年將中行故為氏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李即狐射姑乃狐偃子  
能知外竟之事由用也  
卻成子曰即卻賈季亂且

罪大殺處不如隨會即士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知去且無罪乃使魏壽餘畢萬之

者已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

自歸於秦謂以私邑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人在東魏在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

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秦伯曰若

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

策

統朝秦大夫見古今表策馬揭贈之以示己謀策能知其情也

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諫而還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

士會先後劉累之亂別族復累之姓

祭五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

戰河曲

放胥甲父于衛

放屏之以遠也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不放穿者者以其族子而庇之也

而立胥克

甲子先辛奔齊

辛乃甲之屬大夫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

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

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

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

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也。言古者退不敢斥君。即近也。

而致事。退退身也。致事還祿仕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

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顯不訕其君也。引此以明三年待放正而君放之非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地譜。高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今屬西安府。秦與國

公作抑非書。侵見求成者非道也。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甲寅宣  
二年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靈

侵鄭。穆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

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北自上洛以東至陸

澤以報大棘之役。

鄭受楚命攻宋大棘見宋

楚闞椒救鄭曰：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公作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而

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胹音而煮也

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音本竹器也

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謂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屋雷即中庭公知士會欲諫故不視及此然後視之

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雅蕩篇言善始易

善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唯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

大雅烝民篇衮君之上服關過失也不敢斥君闕故言衮職有關也

仲山甫周宣王時臣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驟急也謂就言其失不能合容微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

鉏麇晉力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

不鮮本服而

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右者車

趨登曰臣侍君宴

過三爵非禮也

行無算爵非止三爵小飲則三爵

而退玉藻所謂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嗾使

犬聲也獒犬四足如人可使者扶一本作蹠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

犬雖猛何爲闚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

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翳桑桑之多翳可庇者

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年矣

宦學也學職  
事爲官也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

簞竹器之

問者橐無  
底囊也

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居止

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穿者從父昆弟

子於肴爲  
再從姪也

宣子未出山而復

時者已出奔未出  
晉堯山闢弑而還

大

史書曰

大史董狐也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

風雄雄揚威今詩作阻引之以明已  
懷思晉國還故自遺此憂感惡名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不隱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因史法受惡名惜也越竟乃免謂盾亡不越晉竟似

與弒君謀者偽出以逃其惡名若越竟適他國則穿之弒不知乃可免弒君惡名宣子使

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黑臀

文公少子始生其母夢神規其鬢以黑故名

○公羊曰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本六年傳取其事附

此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

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



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得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禮公族朝于內朝，親親也。序以歲不以爵，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

已趨而辟丸。

已音紀，諸大夫也。十五年宋及楚平大其平，平已是也。

是樂而

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者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太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

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

擊五又五高二切，奮也，旁擊。

其頭

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

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者驚貌，禮臣拜君，然後君答拜。靈公知盾欲諫，故先拜欲以

敬拒之，使不言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

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

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者，俯而闕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

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

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

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

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

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

屹壯勇貌。

乎堂下而立。放，依也。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

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

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

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踏，丑畧反，猶超也。不暇以次。靈公有

周狗，謂之獒。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呼獒而屬之。

獒亦踏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頷。屬，指屬也。

跋音存以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足逆調也

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

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

暴秦下者也暴秦蒲蘇秦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

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介甲也言子疾乘車不可問吾名使我久留於

此晉君誰與爲介者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

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

成公黑臀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

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使適子

受田入仕為掌公宗族之官  
教公子弟即公族大夫也  
又宦其餘子亦為

子

使適子之母弟入仕為掌餘子之官  
其庶子為公行卿妻于入仕為掌主公兵

車行列之官也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

以括為公族

即屏季有異母弟文公女所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君謂大夫稱主其夫人相君也亦稱小君類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狄者

女所

公許之冬趙盾為薙車之族

看本知適子避屏季故為公行

市公車必建旄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盾以其故官屬與屏

李使為衰之適

成公

名黑臀文公子靈公季父宣三年即位九年卒在位七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戊午宣六年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邢丘河內平皋縣昔晉邑名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

可殪也

以繩繫物之名書云商罪盈貫是也殪音窮一舉而滅也詩云殪此大兕

周

書曰殪戎殷

康誥註云戎大也今借爲戎狄字

此類之謂也

巳未宣七年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時在秋禾未熟蓋以師蹂踐取之

庚申宣八年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狄別種狄尚白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桓晉人獲秦謀

謀往來問探者

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晉胥克有蟲疾

也

郤缺爲政

代趙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朔者之子

辛酉宣九年

○九月晉侯宋公

文衛侯

成

鄭伯

襄

曹伯

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伐陳襄辛酉晉侯黑臀卒于

扈

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

會于扈討不睦也

謀齊陳侯不會之不睦

八年晉及陳平楚伐陳取

成而還故陳懼不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

扈乃還

景公

名孺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十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布義行刑曰景

癸亥宣十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欖函

欖才端反書會狄不言及外晉侯所以異

之於諸夏也

晉卻成子

即卻

求成于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

赤狄潞氏最强

秋會于欖函

狄之衆狄服也是行地名

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

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繼相繼而詩來服也

曰：文王既訖，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甲子宣十二年秋，晉師歸，為楚敗於郟，事見鄭桓子請死，元帥父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渥濁不可，城濮之後，晉師

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如猶或也，言憂喜失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得臣即子玉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謂見於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止敗於城濮，以殺子玉是再敗楚是以再世不競

楚成王至穆王不強於晉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重丹也。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

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乙丑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先穀以卿戰不得

志召狄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為變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

先穀之謂乎。

丁卯宣○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釋曰。謹之也。為主將畧而稱師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秦人伐晉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

潞氏赤狄別種子爵也。嬰兒其君名鄆舒。潞相也。

晉侯

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

謂鄆舒有絕異

才勝人者三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晉大夫

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

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魯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霍

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母乃木可也。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也。

由用也。

天反時爲災。

時謂寒暑之節。災言其害物。

地反物爲妖。

物謂萬物失性。妖言其怪異。

民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

民人也。亂背逆也。亂則動天地。妖災。

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故制字反正爲之。字言乏絕也。言此二者狄皆有之。

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即廣平曲梁縣也。辛亥。

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七月。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畧狄土。

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畧取也。新破狄土地。未安。故別遣顛距秦而東行。定。

也。狄立黎侯而還。

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

及雒。

雒晉地。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

顛武子犇之子  
孤文子頡之父

令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爲殉

疾病加也  
殉從葬也

及卒顛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

亢禦也

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即士  
貞子

渥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桓  
于字

羊舌職說是賞也

叔向  
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

謂此物也夫

周書康誥篇庸用祗敬也  
物事也言  
能用人者亦用之能敬人者亦敬之

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

也詩大雅文王篇哉始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造始周率是道也其

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定不敬劉康公

曰即王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

精爽為魂

宣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書人貶其滅無遺類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甲氏之別種及留

吁鐸辰留吁潞之殘邑鐸辰亦邑名杜云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

黨三月獻狄俘。

獻于定王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黻冕命，知代之服，沐父將中軍，大傅孤，知其無官也。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稱舉也。

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善人在上，則善無不戒，懼。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

已巳立，秋八月，晉師還。

會于斷道，郤克微會于齊，爲婦人笑，事見齊。

武子將老。

即士會初交，隨後受范，故曰范。

召文子。

即士燮，武子之子。曰：燮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

小雅巧言詩，庶幾也。遄，速也。

沮，止也。社，喜也。

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

于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音馳，解也。止也。使從政以止亂。

爾從二三子，唯欲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壬申成二年。

晉師歸。

卻克以齊于鞏。

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

免矣。

謂不取焉。

卻伯見。

中牟。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

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

上平。

佐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馬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文子以庚樂伯見

之子上

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

力之有馬

諫言交命上軍

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

楚以求知瑩

宣十二年楚敗晉於邲獲知瑩見鄭於是荀首佐中軍

矣

荀首乃林父弟知瑩父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

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孰

事不以繫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

以血塗鼓爲繫鼓臣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

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任當

也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不朽若歸晉君戰之亦感楚恩不忘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

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首塋之父稱於外國故曰外臣宗知氏宗廟也言若歸晉父戮之亦感楚恩不忘若不

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次謂以次序當晉國事帥師也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廬音稽公作將殺作禮咎音無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廬咎如赤

狄別種晉滅赤狄其餘種散入焉故伐之廬咎如潰上失民也○十二

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新中趙盾新中鞏朔新上

韓穿上軍荀驪新下軍趙旃新下皆為御賞鞏

之功也○荀瑩之在楚也即賈人有將實諸褚中

以出褚車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

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成四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嬰伯弟莊姬有子朔之妻

乙亥成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原同屏括嬰之兄放材之以遠也

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我。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舍我何害。

言我淫亂亦當有能者謂安趙氏

弗聽。嬰夢

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

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首公作秀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餽音運野饋也穀齊地

梁山崩

梁山本韓國之鎮為晉滅以爲晉侯以傳大夫韓氏邑在鳴翔夏陽縣北

晉侯以傳

召伯宗作宗辟重曰辟傳

傳去聲駟車也重載之車使避也

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出也言待我重車回避遲不如傳車邪出爲速

問其所曰齊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壤土之無

力國主山川

主謂主其祭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殺牲

盛饌

降服

去常服有血色者

乘縵

乘縵車無文者

徹樂

撤去音樂

出次

不居

正

祝幣

大祝陳玉帛以告神

史辭

大史作言辭以謝過

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

從之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所用鞭我之時以行道則

河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

用忠誠心問之

輦者曰君親素縞

帥群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

素衣縞冠由服也所以由服者

山川國之鎮崩塞示哀旁

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

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

攘善也

註績或作績謂無後嗣攘盜也

丙子成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

晉都絳後遷新田後命新田爲絳故以此爲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古國名在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鹽

鹽益也猗氏縣有鹽池長五十一里廣七里

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即韓厥

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路寢庭

謂獻子曰何如對

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

災沴易覲

易覲

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墊隘於死之困也

杜云整隄  
龜困也

於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

沉溺濕疾重  
隄足隄也

不如新田

即平陽  
絳邑縣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

流其惡

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  
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也此言地之善

且民從教

瘠土之民尚義  
此言民之善

十世之利也

十者數  
之小成夫

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

佚音逸故縱  
也言沃饒國

下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近寶則民皆爭取私  
利不務公事故公家

貧言近監  
君不樂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八年成○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諾之于晉侯曰原屏將

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

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成公文武初之子從母高養公宮不歸趙宗故

分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趙宣孟之忠

趙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賴前哲以免也此言趙氏

有功當世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篇無夫曰寡無妻曰鰥文王不敢侮慢之所以爲明德喻晉當法文王不可侮慢武而不立也此言

晉當復趙乃立武而反其田焉非此年事傳終言之

○公會晉侯齊侯項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



曹伯

直莒子杞伯

桓同盟于蒲

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秦人

白狄伐晉

爲歸汶陽之田故

汶陽田本魯邑爲齊侵二年晉爲魯伐齊取八年晉又令魯歸

之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尋馬陵之盟

七年魯馬

改事見鄭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

南冠楚服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七年

盟馬陵鄭獻楚囚事見鄭

使稅之

稅音脫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

冷當作伶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馬故因

既古樂官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使與之琴操南音

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親賢人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

私也

楚王君國未必皆善稱之庸有褒譽稱大子時是皆實事也

名其二御尊

君也

君前臣名名嬰齊則所以尊晉君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

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一本作○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十二月楚子共使公子肩

如晉辰即子商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十年春晉侯使糴衺如楚糴衺晉大夫報大宰子

商之使也。

○丙午晉侯獮卒獮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杜云丙午六月七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蓋趙氏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晉邑巫言如夢巫言

鬼怒如公公所夢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

秦伯使醫緩爲之

緩醫名爲猶治也

未至公夢疾爲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

盲音荒隔也

膏之下

心之下爲膏謂連心脂膏也

若我何醫至曰疾

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攻毀達之疾也

不及

達針也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

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使

甸人獻麥

甸服之人主爲公田者

饋人爲之

治爲飲食也

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張去聲脹滯脹急也

如側陷而卒小臣

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廐遂以

爲殉

傳言巫以明柩見殺  
小臣以言事白禍

○秋公如晉

親弔  
非禮晉人

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莪未及

晉使微莪使楚結成  
晉謂魯成於楚故留

公使送葬還  
以驗之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

之故不書諱之也

諱不書  
晉葬

厲公

石州蒲景公于成十年五月景公立爲君  
伐鄭成十一年即位十八年弒在位八年

諸法殺戮  
無辜曰厲

辛巳成  
十一年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

公子  
嬰齊

又善於欒武

子

中軍聞楚人既許晉羅莪成而使歸復命矣冬

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顛盟晉侯于河東

秦使大夫盟晉於河東令狐

晉卻擘盟秦伯

于河西

晉使大夫盟秦於河西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

盟所以質信也

齊地也質正也成也謂後日皆如所言也

會所信之始

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戌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

定

于瑣澤秋晉人敗狄

于交剛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

罷許偃

罷音皮二子楚大天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

壘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胙國

聖誅也隊失師衆也

鄭伯如晉聽成

晉楚既成鄭成

公往受命

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

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地名

晉卻至如楚聘

且涖盟

涖楚莊王盟

楚子享之子反相

公子側

爲地室

而縣馬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地室作室於堂下而縣樂也金鐘也

擊任奏樂於地下也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重加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言天祐晉楚兩君相見亦不過如此禮樂故已不敢當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

加遺焉。用樂。

言晉楚二君必不相朝。無亦唯是戰。以一矢相加。遺方見不用作樂。

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爲。

讓責也。

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謂政事暇也。

相朝謂彼此朝。修私好也。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與盈而不飲。箴乾而不食。所以教訓恭敬儉約。行

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拊俎升殺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布政謂致其實也。政事以禮成。所



以無攻伐息民力不用百官即武夫也奉承政事  
朝見不夕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打旅也詩周南  
先豎篇起赴武貌言世治則諸侯相朝享宴以息  
民力所以武夫不爲己用俱打城其民明無一矢

加相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常以盡其

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腹心謂世亂諸侯征伐爭上地以盡民

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武夫爲民而不爲己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晉地

成未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定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成鄭伯

成曹伯

宣邾人

定滕人

成伐秦

書如京師而

不言朝以見

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存人臣之禮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

敬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卻克子晉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將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幹幹，梁墟所立木也。墟，此而立言有此體。方有此身，如墟以幹而立基也。此也。本也。所以能乘受物言禮。

按按當訓旗幹之

今今

按按當訓旗幹之

非敬不行在人如基址今卻于不敬是無基無基則無幹而身傾矣此就身上論不敬之禍且詩為晉世所與國咸休今受君命求師衛國不敬而境是棄君命而忘衛國矣不能衛國必不能衛家此就事上論不敬之禍

三月公如京師

欲會伐秦過王都而朝王

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宣伯即僑如欲得周

賜故先公使于王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

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晉厲不朝故往

會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脤宜社之內也盛以罍器故曰脤罍即大蛤以鈹器

因名焉宜者出師祀社之名也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中謂理氣之正也命稟賦

也禮節文也義宜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法也  
四者之法所以全其稟賦之正也能此四者則命  
得其養而有壽考之福不能此四者則命敗壞而取夭札之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故在養神

篤在守業敦免也篤厚也言在上君子在下小人

之事在奉養神盡力必敦篤篤之事在守常業位雖不同其於定命則一也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太節也今成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膳祭肉也言膳取乃交

脰不敬怠惰而不能養神不能養神是不能勤禮而自棄其命矣故知必亡此節自成于言故不言

人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婚姻

晉獻公女嫁秦穆公在僖四年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

避驪姬亂

無祿獻公即世

無祿不幸也即就也世卒而為一世也下放此

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勲而為韓之師

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用

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

成就也卒也探音患貫也草行曰跋征索也猶召命意胤後嗣

也指東方諸侯言秦穆納惠公不終其事用集於文公納而終之是秦有德於晉文公躬征諸侯朝

秦則亦報之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即僖三十年以郟貳於楚，國之言為侵秦疆場，踴辭也。造

成也。謂有成就之功於秦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

君。一本我字。寡我襄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

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

以有殽之師。弔問喪也。茂，輕易也。寡弱也。送，侵突也。費地，在緄氏縣，滑國都。干，此僖三

十三年秦欲襲鄭，不克滅滑，而還遇晉敗於殽，滑鄭與晉皆同姓兄弟國。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文十四年秦因殽之敗，闕克歸楚，求成事見

楚言楚成王卒故不克成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晉襄秦穆俱卒

公我之自出

穆姬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蠹賊以來蕩摧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闕虧闕不完也蕪割截也昔謂侵削食苗根爲蠹食苗爲賊指公子雍見文七年

康猶不

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俊改也涑音速水名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王官羈馬晉二邑名秦爲令狐役與晉戲

河曲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

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

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

稱盟謂稱晉盟而共盟也狄難謂

也艾除夷傷泉功禾稼也處劉皆故也聚即聚也見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果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桓長也伯車秦桓公子言桓公

按惻無已欲求福於先君晉獻秦穆故使伯車來命我景公脩舊好以追先世之功未及會晉景公

沒寡君厲公也即十一年晉厲與秦會命狐君又不祥背棄盟誓以背盟誓

為不祥也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

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及與也白狄與秦同州不婚也

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爲婚姻之國也應當也憎惡也言秦本約晉伐狄而反告狄

以晉欲伐之故狄人惡其許而告晉此言秦背盟而召狄伐晉也

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一

二三其德言不定也秦三公穆康公也楚三王成穆莊也出入猶往來也宣告示也

皆楚告晉辭此言秦背盟而召楚伐晉也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

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

人一作君

承寧諸侯以退

承君意寧諸侯以退

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

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

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

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

穀御戎

卻至

欒鍼爲右

欒書

孟獻子曰晉師乘和

言上下和睦也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秦地

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對名女音汝父音附人名也

曹宣公卒于師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朝那東南迤新  
安扶風至京北高陸縣入渭

濟涇深入秦

地侯麗而還

迓晉侯于新楚新楚秦地既戰屬公  
不楚止此地三陣李

諸侯濟涇者還過  
新楚迓厲公歸

成肅公卒于瑕

地晉

○公羊曰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柰何

不敢過天子也

鑿更造意也時本欲直伐秦途過  
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因朝之

經書自京師者以見朝為重使若本  
為脩朝禮因更生事造意伐秦也

甲申成衛侯享苦成叔

苦成叔即郟犇別封於苦  
故為苦成子夏晉侯使犇

送孫林父於衛  
故衛定公享之

甯惠子初即甯苦成叔傲甯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詩大雅桑扈篇兕觥以兕觥爲爵也兕然角上

曲貌音美也思語辭柔美也言交際之間威儀不愆則我無事求福而萬福反來求我矣

乙酉成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三卻

十五卻至卻犇也欒伯宗伯州犂奔楚子韓獻子曰卻氏

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杜云既殺伯宗又殺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令按驟急遽意猶今言就殺之也

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於難言今世不善者多各欲自利如盜反憎主

也難守物民反惡上教已故直言不利於人必及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魯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又會外之也解吳

夷狄之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

楚邑淮南縣

始通吳也

○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丙戌成晉侯使郤至

即溫季

獻楚捷于周

夏敗楚鄆陵事見鄭

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驟驟然以此爲急也伐功也

單子語諸

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至佐新軍位在八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

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

言至顯赫已功所以明怨於

丁亥成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祝宗

宗人皆主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戲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

皆晉乃國討之辭言其得罪於一國也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怒郤氏而嬖於厲公

重芥克子以宣八年郤缺廢胥克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轅旃矯亦嬖於厲公

梏械也一轅旃也

樂書怒

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郤陵戰樂書欲固壘

郤至言楚有六期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

郤陵所獲者

此戰也郤

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

齊魯衛之師

與軍帥之

不具也

荀登生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

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

孫周即悼公晉襄公晉襄時在周

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

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郤陵戰楚子

君蓋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地之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癘公曰：然。郤氏間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



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

命不從君欲殺之

命而與之校也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

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黓助之

清沸黓亦變人

抽戈結

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

榭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

駒伯卻錡苦成叔卻犇位坐處也

温季曰逃威也

遂趨

至欲逃避其兵威故趨去

矯及諸其軍以戈殺之皆尸諸

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

偃乃庚之子林父孫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御姦以德御軌以刑

御治也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

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  
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  
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

外變在翼

考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纒吾能違兵

養

違去也事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

在八年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也

○閏月乙卯

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冀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瑩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即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

原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音恭

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大豆也  
豆  
麥最易解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終